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⁷⁷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书学丛论	1
画论新编	129
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	443
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	625
供春壶考略	705
明遗民书画初论	719
八大山人画说	783
虚白斋藏书画解题	853
选堂书画题跋集	963





书学丛论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书学丛论

PDG



目 录

楚帛书之书法艺术	5
马王堆帛书艺术序	7
由悬泉置汉代纸帛法书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	9
汉天寿二年瓮文跋	13
晋朱书墓券跋	16
关于《平复帖》	18
泛论三国碑刻书法	20
天发神讖碑跋	31
敦煌写卷之书法	32
东魏武定元年造像碑跋	56
梁庾元威论《说文解字》及书之怪奇陋习	57
刘蛻自撰母姚夫人权葬石表题后	62
张彦远及其书法理论	63
关于中国书法的二三问题	66
关于《青天歌》作者	74
韩刻宋拓群玉堂帖怀素千文 ——附黄山谷松风阁卷跋向氏即向冰考	77
书法艺术的形象性与韵律性	86
题耶律楚材书《平淮西碑》长卷	92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序	93
悲庵印谱序	95
悼西川宁先生	96
论书十要	98
题刘海粟书散氏盘卷	100

题简琴斋书展	101
丁衍庸印存序	102
陈语山篆刻原钤题辞	103
《选堂书楹联初集》小引	104
自临碑帖五种后记	105
早期中日书法之关系	106
附 饶宗颐教授对刘正成谈古文字与书法	110



楚帛书之书法艺术

胡小石《齐吉金表》论金文字体有四派，“其三为齐派，其四为楚派，两者皆出于殷。用笔纤劲而多长。结体则多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率直而流为精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屈而流为奇诡”。又其《古文变迁论》称：“古文有方笔圆笔，圆笔大抵温厚圆转，或取纵势，或取横势。齐楚二派，各极其变。宣厉以来，始盛圆笔，略当于许氏所谓大篆；小篆则为秦书。”胡氏二文，作于一九三三、三四之间。其时古器物出土为数甚少，且多限于铜器铭文，粗作观察，所论不免于偏，未能尽符事实。今楚地出土钟磬竹简帛书，文字资料之丰富，为旷古所未有。其实楚人书法，纵势横势，无不具备。曾侯乙墓钟铭字体作长方形而盘曲奇诡，蔡侯钟更加瘦长，奇古益甚，皆取纵势。若信阳、望山竹简，则较为整饬，结构扁平，唯横画多欹斜，则取横势。纵势近篆，而横势近隶，此其大较也。

楚帛书为整篇长文，共有九百余字。汉初长沙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长文可与媲美。《相马经》结体细长，波磔极度夸张，如急之作彘，见之作见，开汉简之先路。帛书则行款整齐，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疏隔距离，颇为匀称，具见出于苦心经营，构成笔阵。颗颗明珠，行行朗玉，颇异写经之绵密；但疏朗有致，分段处以□号开之。战国时长篇钞写形制，规模可见。

帛书结体，在篆、隶之间，形体为古文，而行笔则开隶势，所有横笔，微带波挑，收笔往往稍下垂，信阳竹简亦然。汉代篆书仍存此法，如袁安碑五字作𠄎，袁敞碑二字作𠄎，开母庙石阙一字作𠄎，少室石阙三字作𠄎，皆可

溯其来历，实为楚风，特汉篆更加夸张耳。

帛书横画起笔，多先作一纵点，然后接写横笔。此法在吴天发神讖碑亦擅用之。如亾（上）丌（下）等字皆是。帛书通篇以此取态，起笔重而住垂缩，横画故意不平不直，而挺劲秀峻。从放大十二倍之真迹照片中，倍见结体运笔之美妙精绝，令人神观飞越，恍与荆楚书家如获亲炙，呼吸相通。不似汉刻、唐拓，非出自手笔，徒有雾里看花之感，所可同日而语。

张怀瓘《六体书论》称：“隶书程邈所造，字皆真正，故曰真书。”按分隶之兴，非自秦始，此特指秦隶耳。今观楚帛书已全作隶势，结体扁衡，而分势开张，刻意波发，实开后汉中郎分法之先河，孰谓隶书始于程邈哉？惟帛书用圆笔而不用方，以圆笔而取横势，体隶而笔篆也；若吴天玺碑则作方笔，以方笔而取纵势，体篆而笔近隶也。此为二者之异趣。至于行笔之起讫，则有其共通之处。姚鼐跋夏承碑，谓“隶书有三种，一为未有波磔者，一为波磔兴而未有悬针体，一为晋以来师法羲献有悬针、垂露之别者”。楚帛书用笔浑圆，无所谓悬针，而起讫重轻，藏锋抽颖，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所祖。

胡小石论八分占极长时间，“隶书既成，增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又云：“今人作书，亦能避去撇捺之笔，在唐，虞褚齐名，虞书内抵，分势少；褚书外拓，分势多。”楚帛书亦倾向于外拓，分势特多，具有褚之神理，体为古文，其实即当日之真书，真书由八分变来，亦带波挑，由帛书可追寻分势之所始，足为书史提供崭新资料，况出于写本真迹，不更可宝贵也耶？！



马王堆帛书艺术序

汉初高祖、孝文之际，为书体篆、隶蜕变之关键时期。陈君松长此书，分析软侯墓出土文书为三大类：篆形而隶势，一也；古隶旧貌，二也；汉隶新型，三也。譬之草木，区以别矣。所论可谓扼要。然篆实有二类：笔画圆浑者为玉筋，落笔重而收笔缩小者为悬针。悬针一体，侯马盟书与楚帛书为其所自出，则全不见于马王堆，盖楚人书风发展另有他途，非此之所及者。故软侯墓书体，一言以蔽之，纯以隶势为主力，殆所谓八分是矣。

旧说八分肇于王次仲，次仲年代有嬴秦及东汉二说，而次仲其人，亦有上谷人、上谷太守二说，后者似为前说之增饰递变。世传次仲当始皇时，变仓颉旧文为今之隶书，饰以波势，因有双翻冲天之神话。上谷地在居庸，《魏土地记》云：“沮阳城有大翻、小翻山，高峦截云，双阜共秀。”正状其八分书张翻之势，酈道元载入《水经注》，张怀瓘《书断》言之备矣。

向来书论家无不重视八分，以为非此莫由增长书之体势。传《卫夫人笔阵图》云：“凶险可畏如八分，郁拔纵横如古隶。”斯二体者，皆可于本书求之。又云：“草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八分更有一波谓之草尾波。”此即习见“也”字、“人”字诸字体。《笔阵图》又云：“夫其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隶必杂用分、草，马王堆笔阵正可探索其中消息，足以追寻书势脉络，八分为书道钤键，于此可思过半矣。

本书所谓古隶，诚不愧郁拔纵横，《春秋事语》与《老子》甲本自为一型，以肥钝圆拙之笔，表欹侧错落之姿。《纵横家书》又是一路，则横画伸

长，略带震颤，近《石门颂》而宽绰有余，宛然西汉气度。至所谓谨严之汉隶体，可以《周易》、《相马经》为准绳，扁平、淳蓄而平稳，成熟定型，可谓八分中之章程书。《书断》“八分”项下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钟繇善章程书是也。”云梦秦简即写法令者，已为秦隶之章程书树立楷模。马王堆《老子》、《周易》则书写篇章，亦应属之章程书，开钟繇之先路，可谓儒、道书之写经体，与十六国以降敦煌所出释道之写经体，足以后先媲美。

长沙素为书学重镇，草圣怀素之故乡，李北海《岳麓寺碑》，原石巍然，俯视百代，今又出土大量汉初经典真迹，书林瑰宝，衣被天下。余何幸两度莅临是邦，获睹遗物，欣有宿缘。得君此编，更加叹绝，诚墨澜之梯山，法书之关折，胎格韵流，取则不远，大有裨于书学。用不辞荒陋，为缀数言，聊作嚆引。

丙子端阳于香港



由悬泉置汉代纸帛法书 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

悬泉置遗址在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现属敦煌市五烽乡所辖，西去敦煌市（沙洲）六十公里。处戈壁高地，与三危山为邻，与疏勒河区汉长城烽燧相望。悬泉水自其东南深谷崖壁流出。此地汉武时名悬泉亭，昭帝改称悬泉置。置为汉驿站之专名，东汉末称悬泉邮，唐后改名曰驿。悬泉置遗址面积共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尺。《元和郡县图志》四十敦煌县下云：

悬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

故又名贰师泉（敦煌写卷P·四七九二）。唐张侔有《贰师泉赋》，其句云：“刺崖而雳霹，随刀势而流泉。……三危震而啜啜，泉水荡而潺潺。”（P·二七一二）盖纪实也。今名其水曰吊吊水、甜水井子。

自1990年冬至1991年夏秋两次发掘，出土器物两千六百五十余件，简牍文书约一万五千枚，年代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迄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可谓大量丰收，所获与居延简可相伯仲。其中最令人瞩目者为四件写有汉字之麻质纸，字体大概为草隶，其中一件残存三十字，笔画清晰，瘦朗有力，体势宽博，疏宕匀整，影本见《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马嘯有文介绍，称之为“王莽残纸”。但据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兄云：应为魏时物，因其字体已

大异章草，接近楷书，与钟繇之《荐季直表》诸帖最为接近，不可能是西汉书体。

另有二件被认为是汉宣帝时的信札，均写于缣帛上，最能引起人们兴趣，影本均见上举《中国书法》同期。两帖尺幅约近现行十六开稿纸。其一是名“元”者致“子方”函件，共十行，总其三百二十一字，行笔浑圆，体扁平，捺处拖长，作蚕头雁尾状，意在篆隶之间，古意盎然。另一件为名“建”者致“中公夫人”信，微有残损，仍残存一百七十五字，笔力劲健，捺、钩及竖笔均夸张作势，与习见敦煌简无大异，间有细笔轻重交错，倍见风神，精妙绝伦，信法书之佳品也。元致子方一札，编号是90 DXT 108 ③，尺寸为35×15公分，帛作黄色。关西大学大庭脩主编之《汉简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有较佳影片，惜因上下折摺存放，历久墨迹互渗，呈现渍痕，全札释文见该书149页，可以参看。内有云：“敦煌乏沓。子方所知也，元不自外，愿子方幸为元买沓一两、绢韦长尺二寸，笔五枚。”又云：“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数烦忧难准为沓，幸=甚=。”又云：“子方足下所幸为买沓者，愿以属先来吏，使得及事，幸甚。”对于买沓一事，再三叮嘱。沓或即鍮。《汉书·外戚传》：皆铜沓黄金涂，谓以铜冒门限。《说文》：“鍮，以金有所冒也。”左昭二十五年传：“季邱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邱氏为之金距。”服虔注：“以金鍮距也。”谓以金属冒著于鸡之脚爪以为假距，故季氏之鸡败。元托子方所购之沓厚可以步行者，殆指铜片或革可裹履之物。（《说文》：“拞，一曰韦韜也。”朱骏声云：“拞……以革为之，其以金者为鍮，今苏俗谓之针裹。”沓亦可借为拞。）

上述三件，皆书札之类。《汉书·陈遵传》称其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魏志》：胡昭善尺牍，动见模楷。今均不可见。此三札虽非出自名家，但稍存汉人风范，殊为可珍。所传“新莽麻纸”残迹，结句“□恐惶恐白”其上人名惜已残损，虽寥寥不满三十字，而行气疏落，结体安详，峭绝之气，闲雅之容，倜傥朴茂，非晋人所能望其项背，书法价值最高。说者谓东汉只有王稚子阙一二作品具有明显的楷书意味，此纸出土，旧说钟繇为正书之祖（《宣和书谱》）一说不攻自破（马啸语）。至于黄色麻质纸出现之早，更不待论。《御览》六〇五引《桓玄伪事》云：“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此则为更前之黄纸，即傅咸《纸赋》所云“造纸以当策”者。顷持与高昌寺院所出神玺三年（397）《法华经·普门品》残纸卷末张施题记相比较，张书肆意纵横狂放，笔较肥厚，是行押书，已失楷书轨则。题识言“于冥安

县中写讣”，冥安即汉敦煌郡之冥安县，《汉书·地理志》：“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籍端水即冥水，县以冥水得名。张施写于冥安，则此纸虽出土于高昌，应视为敦煌产，张施或亦敦煌郡人矣。

敦煌自东汉末至晋，书家辈出，张芝、索靖尤为著闻。张芝为张奂长子。《后汉书》六十五张奂传云：“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之。”李贤注引王愔《文字志》称其“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敦煌古迹有张芝墨池，《沙州都督府图经》云：

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王羲之《鹅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又草书出自张芝，时人谓之〔草〕圣。其池年代既远，并磨灭。古老相传，池在前件所。……至〔开元〕四年六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到任……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是敦煌人，各检古迹，具知处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张仁会……张履古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

墨池张氏在敦煌名族中地位甚高，人才辈出。张施疑亦其族人。芝父奂乃敦煌郡渊泉县人（据钱大昕说），拜武威太守，歿后武威多为立祠。其后裔繁殖多处。墨池于开元时合张姓阅阅多人重修。李翔《涉道诗》有《秋日过龙兴寺观墨池诗》（P·三八六六），知墨池近于龙兴寺。至《图经》引王羲之《鹅书论》亦见于S·三二八七、S·二一四诸号写卷，其中“吾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等句，即孙过庭《书谱》之所引者，人所共知。悬泉黄麻纸之法书近钟一路，恨书者名缺，无由知其名氏。至颡即皤字。《集韵》八戈：“颡，老儿。”又皤、颡下云：“说文：老人白也。引易贲如皤如，或从页。”“颡书”者，谓老耽书法，即《书谱》“人书俱老”之义。

此两幅帛书，一署名元，一署名建，而缺其姓。元致子方书，按子方一名，汉代人常用之，《急就》篇有郑子方，敦煌帛书有鱼泽候守丞王子方（T, VIII. ii, ooIa）札中言“愿子方幸为刻御史十公印一枚”，则子方乃篆刻家。

古代书者姓名，邈不可考。今从上举资料，张芝、索靖之外，得知有□元、□建及张施诸人，皆敦煌地区书家，足为汉晋书法史增入珍贵资料，不可不记。《三辅决录》云：“赵袭字元嗣为敦煌太守……袭与罗暉亦能草，颇自矜夸，故张伯英与袭同郡。”敦煌书学之盛，于此可见，西陲所出简帛纸和书牍，正其见证矣。

《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



汉天寿二年瓮文跋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三月瓮，1914年在西安出土。瓮之四周有文字二十行，每行九、十、十一、十二字不等。其第二、三行云：“直执谨为刘孟陵填厌”。填厌，即镇压。《苍颉解诂》：“压，镇也。”《说文》：“镇，博压也。”镇与压实为重言复义。

《说苑·辨物》篇：“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厌于阴，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填厌”一语，已见西汉人书。此言司“直执”之职者，为刘孟陵其人，举行压胜之事。直读为值。“值执”所以执不祥。《风俗通》称神荼郁垒，性能执鬼。此即执之义。瓮文最末二行云：“前事以决襄劾，门无辟，四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襄读为勦，指助劾鬼物。《汉书·艺文志》杂占家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抱朴子·论仙》篇称：“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襄劾之劾，指劾鬼物甚明，劾字不见于经，盖汉法也。汉世断狱谓之劾（《书·吕刑正义》）。推之，劾鬼物亦称曰劾。由县告之四方，告即诰，曹植有“诰咎文”，其序云：“聊假上帝之命，以诰咎祈福。”瓮文即记诰咎于东、西、南、北，四方吏事以镇压之。四门无辟（闢），则不祥可执矣。西汉执劾有专书，久已失传。今由瓮文可证其事之非诬。东汉河南曲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章帝时有寿光侯能劾百鬼众魅，具见《后汉书·方术传》。

张道陵天师道正一派所传之《北斗经》，每言“太上老君降蜀郡，以永寿二年某月为正一天师说经”。（如《道藏》“伤”字号“太上说西斗记名护身妙

经，其他南斗经等，则说在永寿元年”。)此瓮正为永寿二年物，疑与道教不无关系。^①桓帝之世，道教寝盛，故延熹八年遣使至苦县祠老子（《续汉书·祭祀志》中）。此瓮出于西安，早期镇压劾鬼之方术，犹见其仿佛，甚可宝也。

至书体方面，多存隶法，视楼兰晋初书牘，及北凉建初对策文（《文物》1978（6）），较为规矩，行书意味尚少。永寿年间之碑刻，若礼器碑（永寿二年）纯作八分，刘平国碑（永寿四年）则为解放之隶体，书风与此瓮文相去未远。若“年”字悬针特长而有力，波磔神态，宛然马王堆遗册之余风。此悬针牵引之法，新莽及东汉仍盛行之（如汉简天凤元年之“簿”字，永元漆案之“年”字皆是）。下至东汉季世尚然，此瓮所见年字，即其一例。书道博物馆藏又有锡制朱漆书绥和二年斗，西汉成帝时物，笔画朴拙浑厚，间存篆势，以中锋出之，尤有足观。

附 永寿二年三月瓮文

永 寿 二 年 三 月 己 未
朔 廿 二 日 己 酉 直 执 谨 为

刘孟陵填厌县官敢告东方吏
事生于甲乙谋议欲来暴病
足膝书且啼哭夜不得卧便
休不来会事□□□敢告南
方吏事生于丙丁谋议欲来
反还典刑敢告西方吏事
生于庚申谋议欲来暴病
腹□□敢告北方吏事生于
壬癸谋议欲来暴病欲
□无□思□□□□不得履
□□中央吏事生于戊

^①《北斗经》撰作年代可能晚至南宋。张陵于蜀郡造出正一盟威之道，据三国时作《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应在汉安元年（142）更在永寿之前。